

五分律

第二

三百九十八  
甲二

50027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

卑

宋罽賓三歲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初分波羅夷法之餘

佛在毗舍離。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修不淨觀。得大果利。時諸比丘。即皆修習。深入猒惡。耻媿此身。譬如少年好喜淨潔。澡浴塗身。著新淨衣。忽以三屍嬰。加其頸。膿血遍身。虫流滿體。其人苦毒無復餘想。但念何當脫此耻辱。諸比丘。猒惡此身。亦復如是。其中或有自殺。展轉相害。或索刀繩。或服毒藥。有一比丘。猒惡身已。便往彌隣旃陀羅所。語言為我斷命。衣鉢相與。時旃陀羅為衣鉢。故即以利刀而



斷其命有血汗刀持至婆求末河洗之。尋生  
悔心作是念我今不善去何爲小利故而斷  
持戒沙門性命得無量罪時自在天魔知其  
心念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至其前從水踊  
出立於水上讚言善哉汝得大利斷持戒沙  
門命未度者度福慶無量天神記錄故來告  
汝時旃陀羅便生惡邪見心大歡喜我今當  
更度未度者彼旃陀羅善知獸身未獸身相  
若凡夫比丘未離於欲舉刀向時心恐怖者  
是未獸身我若殺之得福甚少我今當求已  
得道果無恐怖者於是手執長刀從房至房  
從經行處至經行處高聲唱言欲滅度者我

當度之時諸比丘厭惡身者皆出就之尋斷其命於一日中殺十二乃至六十以是因緣僧數減少大德聲聞悉不復現。爾時世尊從三昧起在露處坐大眾圍遶觀視僧衆告阿難言今日僧衆何故減少阿難白佛世尊一時爲諸比丘說不淨觀比丘修習厭惡身苦轉相殘殺乃至彌隣一日之中傷害梵行六十人命是故今日僧衆減少善哉世尊唯願更說餘善道法令諸比丘得安樂住佛告阿難汝今宣令依止毗舍離比丘皆使來集普會講堂阿難受教即呼來集集已白言唯聖知時世尊從坐起至講堂就座而坐即問

諸比丘實有上事不答言實。今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愚癡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衆生而今去何不憶此法。呵已告諸比丘。若自殺身得偷邏遮罪。又告從今已後應修安般安念樂淨觀樂喜觀。觀已生惡不善法即能除滅。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手自殺人斷其命。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尔時衆多比丘得重病有諸比丘來問訊言。大德病寧有損苦可忍不病比丘言病猶未損苦不可忍。便語諸比丘與我刀繩與我毒藥與我增病食將我至高岸邊時諸比丘皆

隨與之病比丘或以刀自刺或以繩自絞或服毒藥或食增病食或墜高岸或自斷其命諸比丘見其死已便生悔心以白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尔不荅言實尔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愚癡自斷人命與刀令死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斷人命持刀授與得波羅夷不共住

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來問訊如上語諸比丘與我刀繩毒藥諸比丘言佛不聽我與人自殺之具然我有知識獵師當為汝喚令斷人命病比丘言為我速呼彼比丘走語獵

師言此有比丘得重病不復樂生汝爲斷命  
可得大福獵師言若殺生得大福者屠膾之  
人得大福耶汝等比丘自言有慈悲心今教  
人殺教人殺與自殺有何等異時諸比丘皆  
生悔心往白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不答  
言實不世尊佛種種呵責語諸比丘言自殺  
教人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自殺教人殺得波羅夷不共住  
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語病者  
言汝等戒行具足應受天福若自殺者必得  
生天何用如是久受苦爲病比丘言若當如



是雖有此苦不能自殺何以故若自殺者犯  
偷蘭遮罪又復不得廣修梵行又呵言自手  
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而汝比丘爲此惡  
業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尔  
不荅言實尔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愚癡自  
手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自手殺人教人自殺得波羅夷  
不共住

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亦語病  
者言汝等梵行已立死受天樂何用久受如  
此病苦而不自殺病比丘言我等雖尔不能

自殺何以故佛制自殺犯偷羅遮又我病瘵  
得修梵行尔時彼國又有賊難諸白衣骨肉  
分離備諸痛惱比丘語言汝等已修生天福  
業何用受此骨肉生離憂悲之苦而不自殺  
荅言我雖憂悲不能自殺何以故在卅遭苦  
知修道業又呵言沙門之道慈忍衆生云何  
讚死欲人自殺自殺讚死有何等異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尔不荅言實  
尔卅尊佛種種呵責汝所作非法自殺讚死  
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人  
若似人若自殺若與刀藥殺若教人殺若教

自殺譽死讚死咄人用惡活爲死勝生作是  
心隨心殺如是種種因緣彼因是死是比丘  
得波羅夷不共住入母胎已後至四十九日  
名爲似人過此已後盡名爲人自以手足刀  
杖毒藥等殺是名曰殺彼欲自殺求殺具而  
與之是名與刀藥使人殺是名教人殺人取  
死是名教自殺言死勝生是名譽死讚死隨  
心遣諸鬼神殺是名作是心隨心殺是中犯  
者自殺遣使展轉使重遣指示言說眠時說  
向眠說醉時說向醉說狂時說向狂說亂心  
說向亂心說病壞心說向病壞心說遣書作  
相手語相似語獨獨想不獨獨想獨不獨想

戲語色聲香味觸優波頭優波奢優波害自  
殺者自以手足刀杖等殺彼人死者波羅夷  
遣使者遣使殺彼人彼人死者波羅夷展轉  
使者遣甲殺某甲不自殺轉使乙殺死者  
波羅夷重遣者始受使人不得殺還報比丘  
比丘更遣使殺死者波羅夷指示者指示日月  
星宿語人言汝福應生彼汝可自殺從而死  
者波羅夷言說者說生過惡讚歎死時因此  
死者波羅夷眠時說者比丘眠中說先所念  
言汝功德已成應可自殺彼人聞已待覺問  
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我眠中欲利益汝故作  
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彼因

是死波羅夷向眠說者向眠人作是語汝功德已成可以刀等自殺鬼神令眠中聞即覺問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汝眠時我欲利益汝故作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醉時說者醉中說先所念言汝功德已成應以刀等自殺彼人聞已待醒問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我醉時欲利益汝故作是語今醒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向醉說者作是言汝功德已成汝可以刀等自殺醉醒已問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我欲利益汝故汝醉時作是語汝今醒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此死者波羅

夷狂時說向狂說亂心說向亂心說病壞心  
說向病壞心說亦如是遣書者比丘遣書令  
殺彼作書字字偷邏遮書至彼彼因是殺死者  
波羅夷作相者比丘語人言汝看我坐起舉  
手下手口言寒暑時便殺彼彼見相便殺死  
者波羅夷手語者作手語教人殺彼隨此殺  
死者波羅夷相似語者比丘作相似語教人  
殺彼隨此殺死者波羅夷獨獨想者突吉羅  
不獨獨想獨不獨想者偷邏遮戲語者比丘  
戲笑語汝功德已成可應自殺彼人問言何  
故說此比丘荅言我先雖是戲言今意實尔  
汝可自殺因此死者波羅夷色者若比丘作

呪術召惡色鬼神使恐怖人人因死者波羅夷聲者若比丘作是語汝父母兒女已死財物破散作如是語欲令憂惱自殺因此死者波羅夷香者以毒合和諸香令嗅便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味者以毒著食中令食因是死者波羅夷觸者以迦毗毒藥塗身殺因是死者波羅夷優波頭者爲一切衆生作害殺若人墮死波羅夷非人墮死偷羅遮畜生墮死波逸提優波奢者作弱床薄覆其上下安殺具使人坐上因是死者波羅夷優波害者作蝮毒殺因是死者波羅夷若比丘作是念我當殺彼人發心時安吉羅作方便時偷羅遮

死者波羅夷若殺非人偷邏遮若殺畜生波  
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不犯者慈愍心無殺心

佛在毗舍離時世飢饉乞食難得諸比丘入  
城分衛都無所獲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  
各隨知識就彼安居莫住於此受飢饉苦比  
丘受教有往摩竭國者有往婆求末河邊聚  
落中者往河邊諸比丘集共議言今乞食難  
得此聚落中有信樂者我等當共更相讚歎  
某得初禪我亦得之某得二禪三禪四禪四  
無量處四無色定我亦如是某得四念處乃  
至八正道分三解脫門我亦如是某得八解



脫九次第定十一切入十直道我亦如是某  
得堅信堅法四沙門果三明六神通我亦如  
是諸居士聞必生希有心作是語我得善利  
乃有如是得道聖人安居我邑便當具諸餽  
饌供養我等我等無乏得安樂住議已即便  
入城到諸富家共相稱讚如上所語而言汝  
得大利聖衆福田依汝聚落諸居士聞生希  
有心歎未曾遇皆減己分不復祭祀斷施餘  
人并以供養諸佛常法二時大會春夏末月  
諸方比丘皆來問訊摩竭國諸比丘安居竟  
羸瘦憔悴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諸  
佛常法客比丘來皆加慰問問言汝等安居

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安居  
和合道路不疲但乞食難得時佛為說種種  
妙法示教利喜令隨所住婆求末河諸比丘  
身體充悅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  
亦如上慰問諸比丘白言安居和合乞食易  
得道路不疲佛即問言今世飢饉乞求難得  
汝等云何而獨言易諸比丘白佛我等在彼  
以乞食難得更相讚歎具說如上佛即問言  
汝等讚歎為實為虛比丘白佛有實有虛佛  
種種呵責虛者汝等非法不隨順道出家之  
人所不應作寧噉燒石吞飲洋銅不以虛妄  
食人信施汝等豈不聞我毀訾妄語之罪種

種讚歎不妄語德而今云何爲利養故虛誑  
自說得過人法復呵責言諸比丘世間有五  
大賊一者作百人至千人主破城聚落害人  
取物二者有惡比丘將諸比丘遊行人間邪  
命說法三者有惡比丘於佛所說法自稱是  
我所造四者有惡比丘不修梵行自言我修  
梵行五者有惡比丘爲利養故空無過人法  
自稱我得此第五賊名爲一切世間天人魔  
梵沙門婆羅門中之最大賊汝等云何爲小  
利養作最大賊如是呵責已告諸比丘今以  
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不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我

如是知如是見後時若問若不問為出罪求  
清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  
妄語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有衆多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  
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聞諸  
比丘講論得道未得道相乃悟非道生慙愧

心作是念我等先未得謂得將無犯波羅夷  
罪復有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過人法自謂  
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廣學諸經生慙愧  
心作是念如我今解佛所說法先未得謂得  
是增上慢將無犯波羅夷罪復有少聞比丘  
不學不問無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

於後時廣修梵行得入道果生慙愧心作是  
念我先未得謂得是增上慢將無犯波羅夷  
罪諸比丘念已各詣阿難皆以問之阿難將  
至佛所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各隨  
其事問諸比丘汝實尔不荅言實尔世尊佛  
告諸比丘有五種現過人法一者愚癡二者  
亂心三者隨惡四者增上慢五者實有若愚  
癡亂心增上慢實有而自言我得犯波羅夷  
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  
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我如是知如  
是見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為出罪求清  
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妄

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不知  
不見者不知不見過人法一切出要法謂諸  
禪解脫三昧正受諸聖道果是名過人法於  
佛所說苦集盡道已辦已足更無所求是名  
聖利滿足自說我如是知見法法亦知見我  
是名自稱我如是知如是見若一月乃至一  
歲後問汝去何處得從誰得以何法得  
若不問而自發露所犯求戒淨心淨見淨疑  
淨言我不知不見苦集盡道言知言見虛誑  
妄語雖作如此發露故得波羅夷是中犯者  
有二種得波羅夷一者先作是念我當虛說  
得過人法二者當說時作是念我今虛說得

過人法復有三種得波羅夷二如上說三者  
作是念我已虛說得過人法復有四種得波  
羅夷三如上說四者異見說過人法復有五  
種得波羅夷四如上說五者異想說過人法  
復有六種得波羅夷五如上說六者異忍說  
過人法復有七種得波羅夷六如上說七異  
樂說過人法復有八種得波羅夷七如上說  
八不隨問答說過人法有四種非聖語四種  
聖語非聖語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  
覺不知言知聖語者見言見聞言聞覺言覺  
知言知又八種非聖語八種聖語非聖語者  
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聞言不聞

覺言覺覺言不覺不知言知知言不知知反上  
名八聖語又十六非聖語十六聖語非聖語  
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覺不知言知  
見言不見聞言不聞覺言不覺知言不知見  
疑言不疑聞疑言不疑覺疑言不疑知疑言  
不疑見不疑言疑聞不疑言疑覺不疑言疑  
知不疑言疑反上名十六聖語若比丘向人  
自稱得過人法解者波羅夷不解者偷邏遮  
向非人說偷邏遮向畜生說突吉羅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不犯  
者實語

五分律初分第二

廿三僧殘法



佛在舍衛城。尔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身體羸瘦。裁有氣息。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有異比丘亦復羸瘦。優陀夷問汝何故。尔荅言。長老我為欲火所燒。是故如是。優陀夷言。我先亦尔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汝若法我亦當如是。彼比丘言。汝所作非法。非清淨行。破沙門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呵欲。欲想。欲覺。欲熱。斷欲。想除欲。覺滅欲。熱說欲。如赤骨。如毒藥。汝今云何。以此手出於不淨。受人信。施復以教人。呵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優陀夷。汝實尔不荅言。實尔世尊佛亦種種如止。呵責已。告諸比丘。

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故出不淨僧伽婆尸沙

尔時諸比丘不一其心夢失不淨覺作是念  
我夢中亦有心亦動身失不淨將無犯僧伽  
婆尸沙耶或有發露者或有行摩那埵者或  
有出罪者或有直白佛者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尔不荅言實尔世尊佛  
種種呵責汝等不應散亂心眠若散亂心眠  
犯突吉羅散亂心眠有五過失一者惡夢二  
者善神不護三者不得明想四者無覺法心  
五者失不淨不散亂心眠有五德無惡夢善  
神護得明想有覺法心不失不淨有五因緣

眠時形起一者大便盛二者小便盛三者風  
盛四者虫齧五者欲盛復告諸比丘若未離  
欲恚癡散亂心眠必失不淨雖未能離以繫  
念心眠者無有是過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故出不淨除夢中僧伽婆尸沙故出不  
淨者發心身動出不淨僧伽婆尸沙者此罪  
有殘猶有因緣尚可治有恃怙得在僧中求  
除滅不淨有十種一者青色二者黃色三者  
紅色四者黑色五者赤色六者白色七者乳  
色八者蘇色九者油色十者蜜色若發心身  
動欲出青色而黃色乃至蜜色出皆僧伽婆  
尸沙若發心身動欲出黃色乃至蜜色而餘



不動出不淨皆不犯眠時出不淨覺時發心  
身動偷邏遮眠時身動覺時發心出不淨突  
吉羅眠時發心覺時身不動出不淨不犯沙  
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介時長老優陀夷爲欲火所燒  
作是念故出不淨世尊已制今當方便與女  
人相觸取細滑樂便掃灑房內敷好床座取  
一小床於露地坐有諸女人同來遊觀語優  
陀夷言我等故來欲看房舍荅言姊妹隨意  
看之便將入房閉戶開窓種種摩觸或捉或  
抱或案或摩或舉上或舉下或騎或越其中  
喜者便語之言何不近作徒用此爲優陀夷

言佛不聽我作根本事其不喜者便瞋恚言  
本謂此處安隱而今反成恐怖之地水中火  
然未足為喻白衣在家猶耻此事云何比丘  
乃作是惡即歸其家人人宣語諸不信樂佛  
法者種種呵罵言我等白衣摩觸女身沙門  
釋子亦復如是徒刺此頭與我何異無沙門  
行破沙門法如是惡名流布天下復有一婆  
羅門將婦遊觀次到優陀夷房語言我欲與  
婦同看房舍優陀夷言不得一時可前後入  
婆羅門言若不得俱聽婦先入婦既入房優  
陀夷亦復如前種種摩觸久久乃出夫問婦  
言何以乃久不復欲看餘房舍耶婦言止止

莫作是語但入一房垂死得出何應復看諸  
餘房舍夫問所以婦具以荅時婆羅門即便  
罵言沙門釋子云何乃作如此惡業入舍衛  
城四衢道中街巷市里處處唱言沙門釋子  
摩觸我婦諸不信佛法者種種呵罵沙門釋  
子行惡如此云何自稱淨修梵行諸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優陀夷汝實尔不荅言實尔世尊佛種  
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  
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觸  
女人身若捉手若捉髮若捉一一身分摩著  
細滑僧伽婆尸沙欲盛變心者向欲心深發

心事幾成變善法無記法墮不善處女人者  
人女乃至初生觸者身上處處種種摩觸乃  
至一髮比丘五事觸女人僧伽婆尸沙女女  
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情摩觸覺而受乃  
至觸髮亦如是五事觸女人偷羅遮女女想  
人女活女心染不以親近摩觸覺而受乃至  
觸髮亦如是女人觸比丘亦如是五事觸女  
人不犯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不以親近情  
而女人捉比丘比丘作方便求脫雖覺觸而  
不受乃至觸髮亦如是又女女想女疑女無  
根想女二根想觸僧伽婆尸沙女男想女黃  
門想觸偷羅遮男男想男疑男黃門想觸突



吉羅男女想男無根想男二根想觸偷邏遮  
黃門亦如是無根無根想無根疑無根二根  
想無根女想觸僧伽婆尸沙無根男想無根  
黃門想觸偷邏遮二根亦如是比丘與無衣  
女人相觸僧伽婆尸沙與有衣女人相觸偷  
邏遮女人捉無衣比丘僧伽婆尸沙捉有衣  
比丘偷邏遮比丘與女人俱有衣相觸突吉  
羅比丘捉女人衣女人捨衣與比丘偷邏遮  
女人捉比丘衣比丘不捨衣與女人突吉羅  
比丘觸死人女非人女偷邏遮捉畜生女突  
吉羅沙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介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

作是念故出不淨觸女人身世尊已制今當  
更作方便向諸女人作麁惡語取悅欲樂復  
掃灑房於露地坐女人來觀將入閉戶皆如  
上說便於房內與女人種種麁惡語作如是  
問汝手脚胫膊腰腹頸乳頭面爪髮大小便  
處何似復言姊妹汝手脚乃至大小便處惡  
又言姊妹汝手脚乃至大小便處好又問汝  
天近汝時云何又教汝若隨我意與汝珍寶  
又從乞願與我從事一切天神皆證我心諸  
女人聞喜不喜者亦如上說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優  
隨夷汝實亦不答言實亦出尊佛種種呵責

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向女人麁  
惡語隨姪欲法說法僧伽婆尸沙是中犯者  
毀譽乞願問反問教比丘五事與女人麁惡  
語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情從毀譽  
乃至教彼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者偷邏遮  
毀者毀咎女人三處若小若大形色惡譽者  
讚歎女人三處不小不大形色好乞者從女  
人乞三處若能與我我能隨汝意願者願得  
汝三處得汝三處是福樂人問者問汝夫於  
三處中幾種行欲幾時作反問者問汝夫於  
三處中不如是作耶教者教女言汝以三處

隨男子意則爲男子之所敬愛。女女想乃至  
二根二根想皆如上說。又有五種遣使書作  
想動手相似語。彼解者偷邏遮不解者突吉  
羅比丘面與人女。鹿惡語解者僧伽婆尸沙  
不解者偷邏遮向非人女。鹿惡語偷邏遮向  
畜生女。鹿惡語突吉羅沙彌。突吉羅佛在舍  
衛城。尔時長老優陀夷爲欲火所燒。作是念  
故出不淨摩觸女人身。向女人。鹿惡語佛皆  
已制。我今當向女人自讚供養身。取悅意樂。  
又掃灑房種種如上。便於房內語女人言。姊  
妹。汝供養沙門婆羅門。乃至入禪定。得四道  
果。不如以姪欲供養持戒者。諸女人聞有喜。

不喜乃至佛種種呵責皆如上說呵責已告  
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向女人自讚供  
養身言姊妹姪欲供養是第一供養僧伽婆  
尸沙若作種種語讚欲供養身語語突吉羅  
若言不如以姪欲供養語語偷邏遮若言姪  
欲供養是第一供養僧伽婆尸沙以五事自  
讚供養身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情  
言姪欲供養是第一供養解者僧伽婆尸沙  
不解者偷邏遮女女想乃至二根二根想遣  
使乃至相似語面前與女語向非人女畜生  
女皆如上說沙彌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尔時有長者名迦留。聰明利根。善斷人疑。舍衛城人凡有所作。乃至婚姻。無不諮問。言與便。與不與。便不與。得好者。言由迦留。故我得是好。當使迦留亦得是樂。得惡者。言由迦留。故我得是惡。亦使迦留受是苦。劇如是。醜名善譽充塞一國。迦留後時以信出家。諸諮問者。日月更甚。乃至波斯匿王亦自親詣。咨問國事。喜怒之聲。轉倍於前。時有寡婦。其女色貌。邑里第一。求婚者衆。皆不許之。荅言。若就我居。如子法者。乃當相與。時有婆羅門。財富無量。語寡婦言。與我兒婚。汝女可得長處。安樂。荅亦如初。於是婆羅門便訪。

眾人誰數來往此人。家者有人語言沙門迦留與此家數。即請迦留長供養之。既相狎習。便以事白我欲為兒求某甲女。願屈大德為我語之。迦留便著衣持鉢往到彼舍。寡婦即出禮拜問訊。迦留語言。汝可以女與某甲婚。其家饒富。必得安樂。荅猶如初。迦留復言。若不與者。此女後大必當委叛。何為失女。又失好婿。寡婦聞此。僮俛從許。迦留還報。即便成婚。其後夫家遇婦甚苦。遣信白母。願語夫家。小得閑樂。母報女言。湏迦留來。當使語之。迦留後日到寡婦家。寡婦具白女之辛苦。婚本相由願為語之。迦留荅言。此女無福。致此苦。

處若有福者何緣至此我沙門法不應知人  
此世俗事寡婦罵言先知人事今云不應如  
此惡人終令不吉種種呪罵言辭苦切隣人  
聞之咸來諫言汝女薄相致此苦劇何預沙  
門而苦呪罵寡婦荅言汝豈不如由此沙門  
使我稚女致此苦劇時不信樂佛法者皆作  
是言汝信沙門女受此苦若復用其語方當  
劇是復呵罵言我等白衣行媒嫁法沙門釋  
子亦復如是徒剃此頭著壞色衣所行如此  
與我何異於是惡名流布遠近諸長老比丘  
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迦留汝實亦不荅言實亦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媒法僧伽婆尸沙

尔時舍衛城中諸豪姓欲得年長童如共行私通耻自宣意因無行人便語六群比丘汝可為吾宣此意旨若須物者一日一宿乃至一會為須幾許六群比丘即詣諸女具以意問有人見之皆共譏論沙門釋子淨修梵行而今云何行此惡業構合邪非白衣所耻此諸沙門無有慙愧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尔不荅言實尔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媒法若為私通事持男意至女邊持女意至男邊乃至一交會僧伽婆尸沙有十種女十種男十種女者父母所護兄弟所護親里所護自護法護自在衣物共誓有主作信父母所護者女有父母父母能與能奪兄弟親里亦如是自護者身得自在自與自奪法護者正法出家修行梵行自在者自隨所樂衣物者受他衣物共誓者與人要誓有主者女人屬夫作信者受他片致要一日一月乃至一交會十種男亦如是說若比丘受父母所護男語突吉羅語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

女偷邏遮不許還報偷邏遮許還報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受父母所護男語語父母所護女女言可語我父母比丘以此語還報偷邏遮父母所護男又令比丘語彼女父母受此語突吉羅語彼女父母及不許還報偷邏遮許還報僧伽婆尸沙受父母所護男語語兄弟親里所護女亦如是乃至受作信男語語父母所護女乃至語作信女亦如是若比丘受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女語語父母所護男乃至語作信男亦如是

是有六種語自使書使使相似語相若比丘受自語自語彼自還報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受自語使語彼自還

報受自語自語彼使還報受自語使語彼使  
還報皆僧伽婆尸沙受自語乃至相語彼相  
還報亦如是若比丘乃至受相語亦如是若  
比丘爲人男人女邊行媒法僧伽婆尸沙人  
男非人女邊行媒法偷邏遮人男畜生女邊  
行媒法突吉羅爲人女亦如是爲非人男人  
女邊行媒法偷邏遮畜生男人女邊行媒法  
突吉羅爲人女黃門邊行媒法突吉羅若比  
丘爲男借女爲女借男長使偷邏遮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不犯  
者爲和合故

佛在舍衛城介時阿荼脾邑諸比丘自乞作

房從諸居士求車求車直求人求人直朽木  
草竹皆從求索居士馱之見皆逃避諸比丘  
乞不復能得便自斫伐草木掘地取土有一  
大德比丘自斫神樹樹神小兒時戲樹間斫  
斷其指樹神痛惱便興惡意欲來打之復作  
是念此大威德若我打者或以之死使我長  
夜受諸苦惱又作是念世尊今在此城當往  
白之佛有教勅我當奉行即詣祇桓具以白  
佛尔時世尊讚歎樹神善哉善哉汝所念善  
今此比丘實有威德若當打者必受苦報復  
告樹神其處有大樹未有所屬汝可依之受  
教即往於是世尊漸漸遊行到阿茶脾邑長

老大迦葉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居士見之悉皆逃走迦葉恠而問於行人行人荅言此諸比丘造作房舍乞求無厭邑人患苦所以見仁皆悉逃走迦葉食後還到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尔不荅言實尔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應修少欲知足不應多事乞求無厭又告比丘乃過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尔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帀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後時遊行人間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瘦我於尔時行菩薩道遊恒水邊見其如此即問

其故具荅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荅言：「亦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荅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願以施我。』」

爾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此偈言：

龍王今須汝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荅：我一切所須，皆由此珠得。

永絕不復來，如火急爆聲，使人恐懼。汝今從吾乞。

我今聞汝言 惶怖踰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龍王受自然業報猶尚不喜聞於  
乞聲今諸居士營求滋汲困苦所得汝等云  
何數數從乞又告比丘吾昔一時在舍衛城  
有比丘安居竟來至我所我時問言何處安  
居安居安隱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彼荅我  
言在雪山脅林下安居安居安隱乞食易得  
行路不疲唯患衆鳥夜鳴所亂不得專一坐  
禪思惟我問比丘汝等今猶樂彼林不荅言



甚樂我言汝便還彼衆鳥暮來合掌向言我  
今須汝毛羽可以見與中夜後夜亦復如是  
比丘受教如勅從乞於是衆鳥夜共議言今  
此比丘從我等乞爲當與不皆曰不可便飛  
而去永不復還告諸比丘鳥猶不喜聞有乞  
聲況於人乎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  
王好喜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  
未嘗從王有所求乞今時彼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

智者不惡乞

思聞來求聲

況汝所親愛

豈容有恠心

守貧媿有求

應得處不取

喪人虛心福

而自困於己

安貧不耻求

應得處便取

既成人之善

而自長安樂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損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荅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爲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上王

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告諸比丘王與梵志  
雖相愛重猶難有求況諸居士於汝無愛而  
多求乎又告比丘昔有族姓子名羅吒波羅  
父母重愛自以出家不從父母有所求索時  
父母亦以偈問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汝親吾愛子

不求有何意

羅吒波羅即以偈答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我既已出家

不應復有求

諸比丘羅吒波羅父母愛重尚以出家不還  
求索況諸居士於汝無親而多求乎如是種

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  
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乞作房無  
主爲身應如量作長佛十二搥手廣七搥手  
應將諸比丘求作處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  
處有作處若不將諸比丘求作處若過量僧  
伽婆尸沙自乞者比丘爲已從他乞房者於  
中可得行立坐卧行四威儀無主者無有檀  
越爲身者爲已不爲人亦不爲僧應將諸比  
丘求作處者應將知法持律比丘示已作處  
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處有作處難處名四  
衢道中多人聚戲處姪女處市肆處放牧處  
師子虎狼惡獸處險岸處水湯突處社樹大

樹處好園田處墳墓處或逼村或去村遠道  
路險巖是名難處無此諸難是名無難處有  
行處者遶四邊得通車是名有行處若有上  
諸難處無行處者諸比丘應語是比丘汝莫  
取是處若無上諸難處有行處諸比丘應語  
是比丘汝取是處是比丘應從僧乞作示處  
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  
僧聽我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今從  
僧乞作示處願僧現前示我作處如是三乞  
僧中應一人白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乞  
作房無主爲身從僧乞作示處今僧爲某甲  
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若僧時到僧忍聽白

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  
為身從僧乞示作處今僧為某甲示作處無  
難處有行處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  
已為某甲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示難處無行處僧突  
吉羅若於此處作者亦如是若不將諸比丘  
示作處從發心及治地至鹿泥皆突吉羅細  
泥偷邏遮作竟僧伽婆尸沙雜金銀珍寶作  
及完成瓦屋乃至僧地中作皆偷邏遮沙彌  
突吉羅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

那埵

下丁反 啮齧

二同 吾

恃怙

市戶

胫膊

上薄

米反正反作下時上善斷下丁劇奇逆狎習上胡反叛

音反備上俛下音母忍反稚女利上直反構合下古合反

要誓上音茶脾上音茶下斫之若咽下音

爆必自滋汲二字音脅脇虛業不惡下故反悟

良刃放牧目下音湯突上正作盪土郎險巖下

其音蝮音



